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六四回 逼殘年信人借債 喪良心小子探囊

且說金姐見沈二寶羞得面紅過耳，二〇四分的不好意思，便剪住了話頭不說下去。停了一停方說道：「二小姐，耐勿要見氣哩，倪是不過望耐生意好點，大家有點好處，實格洛勸勸耐。等耐心浪明白點，倘忙耐要見氣起來，格是倪下轉連搭仔口才勿敢開格哉。二小姐，耐想倪格閒話阿對？」沉二寶紅著臉道：「斌姆格閒話，說到仔洛裡搭去哉！斌姆搭倪講格，才是好閒話。倪歸格辰光，煞死勿肯聽斌姆格閒話，故歇弄得實梗樣式。早點聽仔斌姆格閒話，也勿操至於實梗樣式。故歇倪也曉說法格哉，只好拿前頭格事體一塌刮仔才丟脫，賽過嚙撥實梗格事體。到仔開年，規規矩矩，一心一意做生意。倘忙生意好點，也是斌姆照應仔倪一場，總算頭落空。斌姆剛剛搭倪講格閒話，倪一句一句才記來裡心浪向。故歇除脫仔斌姆，再有啥人肯搭倪說格號閒話呀。」金姐聽了拍手道：「難末二小姐耐明白哉！倪說耐實梗一個明白人，洛裡會實梗糊塗？耐真正肯拿從前格事體丟脫仔，一心一意做生意，格是定規做得好格，幾千洋銀格債啥格希奇！」說到這裡，便又故意作難道：「故歇別樣事體才撥去管埋，倒是耐要借洋銀，真生活。」說著又屈著指頭算了一算道：「房飯賬搭仔菜銀，算俚七百，再有四百洋銀借頭，故歇過年格辰光，洛裡去借啥洋銀？要借洋銀，要末到中尚仁蕭三大搭去借，不過利銀重得野篤。」沉二寶到了這個時候，那裡還管什麼利錢重不重，就是要他對本對利，他也沒有什麼不答應。便再三重托了金姐，托他去做保代借，明知道金姐自己有錢，蕭三大的話兒不過是做個推托罷了。當下，金姐還故意作難了一回，沉二寶又再三再四的央告，金姐方才答應。故意到外面去走了一個轉身，便回來和沉二寶說：「蕭三大雖然肯借，卻要四分起息，先付三個月利錢，又要打個八扣。合算起來，要借一千六百塊錢，方才敷衍得過去。」

一千六百塊錢打個八扣，先扣去了三百二〇塊錢，再付三個月利錢，一百九〇塊錢，還有什麼代寫借據和中保人畫押的錢，帳房先生的回用，整整的又是八〇塊錢。

合起來只得一千多塊錢到手，還要貼出一百塊錢，方能把房飯錢菜帳付清。還有那些煤爐上和廚房裡頭的零碎開銷不在其內。

沉二寶聽了，心上算了一遍，竟要生生的吃虧六百塊錢，雖然心上有些捨不得，但是到了這個時候，明知道金姐是捉著自己做的，不怕自己不答應，臉上又不敢露出那一種不願意的神色來，只得勉強裝著笑容連聲稱謝，一一依從。金姐拿出一張寫好的借據來，叫沉二寶在上面畫了一個〇字，便收好借據。去了一回，果然帶了一千塊錢的一張莊票和八塊現洋回來，除了付給金姐一千塊錢，沉二寶自己止落下八塊錢，還欠了金姐一百塊錢的找頭沒有給他，言明停兩天再付。沉二寶自己心上盤算了一回，覺得開銷差不多夠了，客人的局帳收了五百幾〇塊錢，阿玉答應借的三百塊錢恰恰的也送了來，就是差些，也所少有限。沉二寶心上方才寬了一寬。

到了二〇八的那一天，沉二寶正拿著幾篇店舖的發票，請帳房先生進來和他代算。算了一回結出一個總數，一古腦兒要七百多塊錢，馬車行、戲館和大菜館最多。

沉二寶通盤一算，還差一百多塊錢，便請了金姐進來和他說明，那結欠的一百塊錢請他暫緩一下，明年再付。金姐雖然不甚願意，卻又不得不答應。

金姐前腳走了出去，接著外面相幫便一聲高叫，早有一個客人大踏步走了進來。

沉二寶正開了櫥門，要把那八百幾〇塊錢都搬出來，開發那些店舖。本來和他們說明，叫他們二〇八下午來的，這個時候已經兩點多種，料想差不多都要來了，便把那幾封洋錢一封一封的都搬出來。剛剛搬了兩封，聽得客人走進來，便連忙把洋錢依然收在櫥內，隨手掩上櫥門。回過身來看進來的客人時，不覺大大吃了一驚。原來這個進來的也不是什麼客人，竟是桂仙戲園裡頭的小丑小飛珠，和沉二寶也是有些交涉的。這個小飛珠本來是個最下流的戲子，就是他同班的伶人大家也都瞧不起他，不知沉二寶怎樣的看上了他，兩下就輕輕易易的成了好事。到了後來，沉二寶有了別人，便不大理他。這個小飛珠見沉二寶不理他，便也賭一個氣，裹足不前，從此和沉二寶絕了來往。到了今年，小飛珠在外虧空開得大了，不得過年，忽然想起沉二寶是個有名的紅信人，一定手裡有錢，不如跑到他那裡去，問他借幾百塊錢，如若他回絕不借，便一口把這件事情叫穿出來，料他也不敢不借。好在這個小飛珠本來是個卑鄙不堪、齷齪非常的人，那裡知道什麼羞恥，便一個人高高興興的跑到公陽里來。

沉二寶猛然見了小飛珠，不覺吃了大大的一驚，又不能叫他走出去，只得低低的問道：「耐到倪搭來做啥？問搭堂子裡向勿便當格呀？」小飛珠聽了也不多說，只把自己的意思對沉二寶說了一遍，要向他借五百塊錢。沉二寶聽了又氣又笑，對他說道：「倪故歇自家弄勿落來裡，再有啥洋銀來借撥耐？請耐去搭別人借仔罷。」

小飛珠聽他不答應，便睜起兩個眼睛，口中說道：「你櫥裡頭現放著許多洋錢是做什麼的？怎麼我問你借，你就推托起來？」沉二寶見了小飛珠這樣其勢洶洶的樣子，好象是理應要借給他的一般，心上自然〇分生氣，卻又怕他把以前的事情當著眾人直說出來，不敢一定對他怎樣，只說道：「耐洛裡曉得，倪櫥裡向一塌刮仔七八百洋銀，自家付帳才勿夠來裡。倪有洋銀格辰光，是耐來借就借點撥耐末哉。故歇剛剛過年格檔口，叫倪啥地方去調洋銀借撥耐呀？」

小飛珠聽得沉二寶一口回絕，定不肯借，不由得氣忿忿的拍著胸脯，口中亂嚷道：「你這個時候姘了別的人，把我丟到腦後，你想就是這樣的算了麼？」沉二寶聽了，急得連忙趕過來拉著小飛珠的手，低低說道：「耐阿好少說兩句，倪也一逕勤待錯歇耐。有啥閒話，慢慢裡商量末哉。」說著連忙回頭看時，恰好一個娘姨小妹娘回去看他女兒去了，一個大姐阿金和也不在房間裡頭，不知到外面去做什麼。沈二寶見房裡沒有第三個人，便索性把小飛珠拉到榻上，並肩坐下，附著耳朵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兒。想著今天他既然要借錢，料想賊無空過，只好認個悔氣，送他一百塊錢，且把他敷衍走了再說。

正想著，忽然肚子裡頭絞腸刮肚的一般大痛起來。沉二寶皺緊了眉頭，連叫「阿呀」，急急的跑到牀後去。這個時候，肚子痛都來不及，那裡顧得別樣事情？

就在這一會兒的工夫，忽聽得小飛珠在前面說了一聲：「我還有事情到別處去，等一回兒再來。」沉二寶聽了答應一聲，暗想他沒有拿到錢，怎麼居然肯走，想來一會兒就要來的。想著，便聽著小飛珠腳聲窸窣的走出房去。

停了一回，聽得大姐阿金和的聲音，同著一個樓上李小蘭房間裡頭的大姐一路說笑進來。剛剛走進房門，忽然失驚倒怪的叫道：「先生哩，到仔洛裡搭去哉呀？」

櫥門為啥開直來裡，啥人開格呀？」沉二寶聽了這兩句話兒，心上吃了一驚，便在牀後應聲道：「倪為仔肚子裡痛，來裡解手呀，櫥門倪開開嘛。耐豪燥點看看櫥裡向格物事嘍！」阿金和聽了，連忙走進一步，看了一眼，不覺大驚道：「先生，耐洋銀阿曾動呀？」沉二寶聽了這句話，知道事情不妙，那心頭的小鹿兒上上下下的撞個不住，連忙嚷道：「洋銀倪動動呀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也顧不得肚子痛，七跌八撞的從淨桶上立起來，連手都顧不得洗，急急的趕出來，直急得兩手如冰，滿身香汗。早聽得阿金和嚷道：「洋錢剩仔四百塊哉，啥人來得拿去格呀？」

沉二寶更急得芳心亂跳，兩淚交流，連忙自己趕過去查點起來。恰恰的只剩了四百七〇多塊錢，那四百塊錢卻是不翼而飛，不脛而走了。正是：

青樓眩篋，驚殘名妓之魂；白日探囊，恨煞無良之盜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文交代。

